

#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抄本《鹭江志》研究

曲晓雷

(厦门大学 历史系,福建 厦门 361005)

**摘要:**《鹭江志》为厦门现存最早的地方志,实为周凯《厦门志》之滥觞,后者几乎沿袭了前者的所有篇目,但两书在某些篇目中的史料有不同来源。荷兰莱顿大学所藏《鹭江志》抄本难以称为精写本,但因其为海内孤本,保存了大量佚文和史料,故文献价值较高。

**关键词:**鹭江志;莱顿大学;厦门;地方志

**中图分类号:**G257.35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8-6382(2009)04-0045-03

近二十年来,不少散落海外的古籍通过私人关系被引回祖国,《鹭江志》便是其中之一。此书为厦门现存最早的地方志,成书于清乾隆年间,其时厦门仅“同安县十一里之一里耳”。然此书独具卓见,举凡厦门山川关津、风俗流寓、书院典章、巡守防御以至艺文方技、踪迹故实,莫不备载,为地方性珍稀文献,其史学价值不劳赘述。本文拟对本书的作者、版本著录情况作初步探索,并探讨其与其他传世文献的关系及其文献学价值。

## 一、有关《鹭江志》的著录与版本情况

清周凯于《厦门志·自序》中言:“适重修通志,奉檄采访近闻。得薛起凤‘鹭江志’而读之,所载皆当日时事,并及诗歌,而于政事之要,未暇详备;殆笔记、杂记之书,未可以云志。”又孙云鸿《厦门志·孙序》言:“嘉庆二十五年庚辰,赵谷士先生主讲紫阳书院,谓云鸿曰:‘厦门不可无志’。时云鸿以薛氏‘鹭江志’对。先生曰:‘夫志叙事纪实,体例谨严;必明于义法、习于典故,是之谓志。薛氏书于史例未合,备采拓可也’。”从周凯以及赵谷士的记载中,可得悉时人对《鹭江志》的评价,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借此推知此书在道光年间尚存于世。

《鹭江志》的主纂者为薛起凤。薛起凤(生卒年不详),字飞三,号震湖,澳澄镇海卫人,后迁居嘉禾里,乾隆三十年乙酉举人,著有《梧山草》、《鹭江志》等,此外在《同安

志》修纂中,山川古迹部分亦由其采辑。“尝与黄莲士诸人结云洲诗社,登临山水,唱和无虚日,岛中称风雅焉。”“重意气,通经术”<sup>[1]</sup>,喜好交游。《鹭江志》分修者为黄名香、杨国春。

后《鹭江志》竟亡佚。早在1929年6月,学者薛澄清即在《思明日报》刊登“征求启事”,然无所获<sup>[2]</sup>;有关部门及学者亦多次登报征求。1947年,厦门文献委员会准备编修《厦门市志》,又曾广泛发函海内外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家征集,然终无所获。故自清至当代各目录书,包括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、朱士嘉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,对《鹭江志》均付诸阙如而未存目。萨士武《福建方志考略》曾提及《鹭江志》,但仅言及“未可云志”云云,可知系抄自周凯《厦门志·自序》,萨士武亦未亲见《鹭江志》。

《鹭江志》的亡佚,长期以来使得其是否曾付梓流传都成为悬案。20世纪80年代整理善本古籍时,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《鹭江志》残存卷三数页。后又得知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藏有卷一、卷三及卷五。故目前可以见到或知道的《鹭江志》的版本主要有以下两种: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鹭江志》刊本;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《鹭江志》抄本。其中,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刊本笔者未能得见,幸厦门地方志专家洪卜仁曾有著录:

收稿日期:2009-11-11

作者简介:曲晓雷(1983-),男,山东烟台人,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。
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<http://www.cnki.net>

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《鹭江志》,仅是残卷本“卷三”一册,书用毛边纸木版印刷,书页长二十七公分,实内十九点三公分;宽十七点二公分,实内十三点五公分。每页楷字九行,每行二十字,书页中脊均有《鹭江志》字样。残存本“卷三”包括“风俗”、“人物”和“土产”三个门类,篇首先有短序,继之细目。提纲挈领,有条不紊,表述简明扼要,文字朴实无华。<sup>[3]</sup>

80年代末,荷兰归侨陈增唯曾将莱顿大学所藏《鹭江志》抄本残卷复印,赠与厦门大学图书馆,然藏于高阁,未予出版;1986年11月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应邀赴荷兰讲学期间,重新携复印本归,此书遂由鹭江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<sup>[4]</sup>。故国内两类复印本,均复印自莱顿大学所藏抄本。其中厦门大学图书馆所藏当为陈增唯先生复印本,而厦

门图书馆所藏复印本,书内附说明:

本书系厦门大学历史系留荷教师林仁川先生在荷兰讲学期间,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复印回国的。为了使散失多年的图书保存下来,经整理成现状。1987.6。<sup>①</sup>

由此可知,厦门图书馆所藏《鹭江志》为林仁川先生所复印。由于同复印自莱顿大学,经笔者比较,两复印本差异不大,均包括卷一、三、五。唯厦大复印本字体较为清晰,厦图本某些字体模糊,或有残缺;厦大复印本精美,依线装书样式,边栏、界行明了,而厦图本则非线装,且两页并一页。所以,总的来说,厦门大学复印本较厦图本质量较高。因南京图书馆所藏《鹭江志》残卷仅有数页,难以展开分析,故本文主要依据厦门大学图书馆所藏《鹭江志》抄本残卷进行版本著录。

表一 荷兰莱顿大学藏《鹭江志》抄本残卷版本著录

作者	薛起凤、黄名香、杨国春							
出版形式	抄本							
现存卷页	残本,现存卷一、卷三、卷五							
序跋	年代	作者	标题	页数	行数	字体	署款	印章
序一	无	廖飞鹏	序	4页7面	5行	行草	同门弟廖飞鹏顿首拜题	两枚:一为“廖飞鹏印”;二为“翼搏”
序二	乾隆己丑孟冬二日	蓝应元	缺失	现存3页6面	5行	行草	年家眷同学弟蓝应元拜序	两枚:一为“蓝应元印”;一为“资仲”
跋	庚寅年仲冬	曾朝英	无	1页1面	8行	行草	晚弟曾朝英顿首拜跋	两枚:一为“朝”;一为“英”
目录 (3页5面)	鹭江志卷之一 总图、山水形势记、鹭志小引、总论、鹭城、庙宇、关津、山川街市、河池、租税、保甲、寺观 卷之二 职官、防围、衙署、仓廩、科甲、明经、武隼、戎功、书院、坊表坟墓、释衲、古迹 卷之三 风俗、流寓、品行、节烈、土产 卷之四 艺文、杂记 附: 八景图诗、艺文补遗							
凡例	无							
《鹭江志》卷一 (39页78面)	卷首:竹□杨国春阳三氏;梧山薛起凤飞三氏全辑纂;霞溪黄名香兰友氏 卷末:附尼庵							
《鹭江志》卷三 (57页112面)	卷首:风俗							
《鹭江志》卷五 (57页113面)	卷首:八景图诗 卷末:曾朝英跋							
收藏印章	荷兰莱顿大学藏书章							
避讳字举例	《鹭江志》卷一庙宇上帝庙条,“祀元武帝”中“元”;寺观醉仙岩条,“饴聆元理”中“元”;寺观万寿岩条,“公余正好谈元妙”中“元”;以及卷三文学薛令之条,“元宗闻其贫”中“元”;卷五八景图诗张名扬诗,“谁是元真子”中“元”,皆当作“玄”。							

莱顿大学所藏《鹭江志》残卷为抄本的依据如下:其一,间或出现行列不整齐,字体倾斜的情况。其二,在同一

① 说明系以便笺形式,附于厦门图书馆所藏《鹭江志》抄本残卷复印本卷一。  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  
46

面中,文字大小不一致。其三,残卷中多处出现手写体中常见的,遇到叠字即省略的现象,如卷五《八景图诗》黄名香前题中,写作:“风声飒~,雨霏~”;另卷五《艺文补遗·九闽赋》中,写作:“稽鸿蒙之始判,茫~坤舆,溯神圣之未兴,渺~太初。”

## 二、《鹭江志》的文献学价值

清朝乾隆年间薛起凤主纂的《鹭江志》,是一部亡佚百年的珍贵地方志书。从体例内容上看,已具备方志基本特征;从自身特色上看,叙述简明扼要,文字精炼。以下就其文献价值进行初步探讨。

其一,《鹭江志》并非厦门第一部志书。《鹭江志》卷三《流寓》中所收 12 位人物传记,注明采自《厦门志略》。查《厦门志》卷九艺文略,有“《鹭江志略》一卷(失姓氏)”的记载。故可确知在薛起凤《鹭江志》前,厦门应另有一部志书。但《鹭江志略》与《厦门志略》是否同为一书,其作者为谁,以及著于何时,尚无资料可证。而可以确知的是,薛起凤《鹭江志》应为厦门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。

其二,《鹭江志》人物传记有优于《厦门志》之处。《鹭江志》卷三人物传记分《流寓》、《品行》、《节烈》三部分,《品行》又分为文学、循绩、武功、善行。《流寓》中的朱术桂、陈永华、蔡政,《文学》中的王高立在《厦门志》中均被删去,并无传记存留;《循绩》中的杨逢春则记载极为简略。从《厦门志》所删削的材料,如反清人物朱术桂以及陈永华,可知其对于材料取舍存有一定原则。另外一方面,恰恰是这些被删削的材料具备极其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,《鹭江志》卷三朱术桂、陈永华条:

明 朱术桂 字天球,号一元子,明宁靖王。南都破,挈其妃寓岛上,葛衣幅巾,如未尝有爵禄者。善书画,有求辄与,后移寓台湾。癸亥,郑氏归诚,王与妃皆自经,作绝命词曰:“慷慨空成报国身,厌闻东土说咸宾,二三知己惟群嫔,四十余年又一人。宗姓有香留史册,夜台无愧见君亲,独怜昔日图南下,错看英雄可与论”。

陈永华 字复甫,为诸生,刚正有气节。父鼎,为同安教谕,王师陷城,不屈而死。永华逃入厦,依郑氏,乃与其子为故衣交。及子嗣,甚见亲信,军国大事悉以咨焉。以父鼎死于难,终身不主降议。甲寅,郑经东渡,以永华为总制,居守东宁。子梦球,康熙甲戌进士,翰林编修。孙还复中庚辰进士。<sup>[5]</sup>

朱术桂事迹,《靖海纪事》、《南天痕》、《澎湖厅志》、

《台湾割据志》、《台湾旅行记》、《续修台湾县志》等书均有记载,然而语焉不详;《台湾通志·列传》有传却无诗。有关陈永华事迹,许多史书包括《陈参军传》、《海纪辑要》、《福建通志》等均有涉及,但是不成体系。江日昇《台湾外记》详述陈永华事迹,但终无《鹭江志》所言“终身不主降议”一句,故《鹭江志》之记载实保留了珍贵史料,为陈永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<sup>[6]</sup>。

其三,《鹭江志》卷三《土产》门类,为《厦门志》所无。《土产》类下,分谷之属、蔬之属、果之属、木之属、花之属、草之属、药之属、畜之属、禽之属、鳞之属、介之属、虫之类总计 12 类目,共记载厦门物产 220 种。清周凯《厦门志》却对其完全付之阙如;民国《厦门志》虽将厦门物产设类立目,但是亦缺载虫之类的蛇、水鸡、蜥蜴、蜜蜂、蚁、蝙蝠、蝉、萤、蜻蜓、蝶等部分物产,《鹭江志》在保留物产资料方面的作用不可谓不大。除列举具体名目之外,《鹭江志》尚对物产的性能、种类、产地,生长特性予以记录。如:“为芹菜,可为菹,厦门港出者佳”;“为西瓜,有圆、长两种,塔头出者佳”;“为黄纹鱼,似黄瓜而小,一名小金鳞,鲜美可作羹,湖里及石户出者佳。”

其四,《鹭江志》卷五《八景图诗》及《艺文补遗》部分篇目,为周凯《厦门志》所无。孙云鸿《厦门志·嘉禾海道说》言:“厦门屹立海上,极目苍茫,波涛拍天,沐日浴月,阴阳开阖,变化万状。其佳景,正不在此。且凡志所谓八景、十二景者,亦各陈陈相因、吟咏类似,殊乏趣味。故从略焉。”按《鹭江志》载:八景曰洪济浮日、阳台夕照、万寿松声、虎溪夜月、鸿山织雨、筓筓渔火、五老凌霄、鼓浪洞天;并附八景图,有蒋国梁、林兆崧配诗,图景逼真而意境深远。实际上,此八景多为厦门名胜古迹,除筓筓渔火不复可见之外,时至今日仍是厦门最负盛名的景观,《厦门志》对于八景的贬抑确有失偏颇。

其五,《鹭江志》保留了大量文人诗歌、赋、碑记。《鹭江志》残卷诗词分五部分,卷二《庙宇》5 首、《山川》10 首、《寺观》63 首和卷五《八景图诗》79 首、《艺文补遗》13 首。共载自宋至清乾隆期间诗人 63 人,诗 170 首。而《厦门志》中诗词集中于卷九《艺文略·诗》,细核之,共载宋朱熹以至清道光孙尔准等诗人 49 人,诗 90 首。<sup>②</sup>除却重复,《鹭江志》所载而《厦门志》未载的诗人共计达 44 人之多。

此外,《鹭江志》卷三《庙宇》比之《厦门志》卷二《分

① 李秉乾:《谈〈鹭江志〉及其文献价值》,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92 年第 1 期。文中言,《鹭江志》仅卷 5《艺文》一目载诗,却核出诗人 58 人,诗 161 首,数目有明显错误;另外其所核《厦门志》所载诗人数 45 人,诗 105 首亦有很大出入。

域略》之“祠庙”，其“上宫”条保存“碑记”，记录施琅平台后，捐俸助建上宫之事，实为民间宗教研究一重要史料，而《厦门志》却未有记载。“水仙宫”条亦有同样情况。《鹭江志》卷五保留黄成振《九闽赋》等文，《厦门志》亦未记载。

《厦门志》卷九《艺文略》之《虎溪岩记》，曰“故有层峦绝壁以役之，必有刹与洞以休之；有刹与洞与役之，必有亭以休之”中后一“与”字，疑作“以”，但并无确证。今考之《鹭江志》抄本，果为“以”字。另《鹭江志》卷一《寺观》“虎溪岩”条《明池显方啸风亭记》，曰：“下有穴，昔虎居之，人迹稀至”，而《厦门志》卷九《艺文略》之《虎溪岩记》，却仅曰“人迹稀至”，疑为征引时脱文。故荷兰莱顿大学所藏抄本《鹭江志》作为孤本，不但本身保留大量佚文，而且对于现存文献的校勘亦价值重大。

通过上述五部分的具体考证，我们可以对荷兰莱顿大学抄本《鹭江志》作出以下结论：此抄本错误较多，难以称其为精写本。另外通过对抄本《鹭江志》本身和道光十九年刻本《厦门志》关系的探讨，可知《鹭江志》实为《厦门志》之滥觞，而后者体例更加完备。《鹭江志》修成于乾隆三十四年（公元 1769 年），厦门岛仅“同安十一里之一里耳”，自难以搜集材料，且“厦门，商贾地也。藏书绝少”<sup>[8]</sup>，况初创之作乎。周凯《厦门志》某些方面优于《鹭江志》的

主要原因，在于此书修成于道光十二年（公元 1832 年），与《鹭江志》中间相差 60 余年，必有新出之书籍与材料可资采补，二者存在不同的史料来源。《鹭江志》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，不但保留了大量佚文，包括厦门丰富的物产资料、名胜古迹以及大量文人诗歌、赋、碑记等，而且在研究厦门地方史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。

---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周凯. 厦门志（卷 13 列传下）[M]. 厦门：厦门大学图书馆藏，道光 19 年刻本.
- [2] 薛澄清. 福建鹭江志考略[J]. 禹贡，1935，(7).
- [3] 洪卜仁，方红菱. 重见天日的鹭江志残卷[N]. 厦门日报，1985-03-10(6).
- [4] 薛起凤. 鹭江志[M]. 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1998.
- [5] 薛起凤. 鹭江志（卷 3 流寓）[M]. 莱顿：荷兰莱顿大学抄本复印本.
- [6] 李秉乾. 谈鹭江志及其文献价值[J]. 厦门大学学报，1992，(1).

（责任编辑 周 骥）